

马蹄石 (外一篇)

范墩子

此地偏僻,四周尽是半人高的灌木和杂草,且没有路。顺着极难走的沟道走了一个多钟头,才到达这里,脚腕还被划了几道口子。但当见到那块马蹄石时,顿时便忘却了途中的艰险。此处也并非只有这一块石头,两岸的崖上,低处的渠里,甚至旁边的平缓地带,均长满青蓝色的大石头,或因长期风化的缘故,有些已泛青,有些泛白,还有些则泛灰。三里不止。从北岸的矮崖上跳下来时,摔了一跤,所幸是摔落在了草丛间。马蹄石就位于矮崖的正南侧。

十多年前,还在村上读小学时,我和同伴们就常常到这里来,此处是我们村通往羊毛湾水库的必经之地。来的次数多了,便将这里的野地风光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,但我想起最多的还是那块马蹄石。说来那也不过是一块平常的石头,但和别的石头相比,它的中间位置偏偏就多了一只马蹄印子,因而它又显得极不寻常。究竟是什么马在这块石头上留下了脚印?是在大雨滂沱的白日,还是在星光灿烂的深夜?为何单单只留下一只马蹄印子?至今无人考证。

细观蹄印,竟看不出任何的人为凿痕,想来或是天然形成。蹄印深约一拃,内壁光滑,纹理清晰可辨,尚无一处破损。没有千年,少说也有数百年的光阴。它未能被人盗走,未遭破坏,恐怕也与所在的位置有关,埋在野石荒草间,少闻人声,不问历史,方才保全了性命。这么多年,马蹄石一直隐藏在村里少年的梦境里,藏在村人童年时代那绵长的记忆里,星月和荒草认得它,荒沟里逮蝎子的乡人认得它,

狐狸和野猪认得它。它孤寂,但不寂寞。

前年仲夏,在西安坐地铁,中途打盹,忽然梦见石头沟里的马蹄石。见一老者正盘腿坐在大石头上,同一位面容清秀的后生下棋,旁边立有一匹毛色光亮的白马,冷风嗖嗖,霞光染天,西边的水面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时有银鱼飞出。醒后,很快就忘却了,不想一连数日,竟做了同样的梦。前后思量,还是决定再去看一回马蹄石,便搭乘班车回了老家,重走了一回沟道,野草更加茂密,脚下尽是虚土和灌木,到石头沟时,暮色四沉,鸟鸣悲壮,已是傍晚。

可到天黑前我都没有找到马蹄石。我分明清楚地记着它的位置呀,为何现在就找不见了?莫非它被山沟里的月亮藏了起来?坐在大石头上,望着昏暗的山野和不远处的三棵皂角树,我万分疑惑。再晚些时,月亮悬上崖头,山谷深处传来猫头鹰的啼叫,只见一白胡子老人牵着白马正从沟道间走来,吓得我汗毛竖起,以为是在梦境,掐掐胳膊,却分明感受到了疼痛。我连忙打开手电筒,沿平缓地带跑上了西南角的大路。到现在,我都没有再去过那里。

雪野

都说雪落无声,但半夜时分,我却听得雪声,连忙下炕穿鞋,跑至庭院,果真见雪花霏霏乱舞,寒风阵阵,地上早已铺成银毯。竹叶上的厚雪,将竹子压弯了腰,不时沉落下来,发出轻微的响声。回到屋内,我再无

睡意,守在炉边,静静地等待着。天刚微明,借着麻麻的晨光,我一路小跑,来到辽阔的原野上。小路上,积雪很厚,村巷寂静如初,尚无一人踏足雪地。

寒风虽劲,但却无法熄灭我内心的欢悦。立在原上,放眼望去,沟野尽闪白光,万物都已披上雪衣,那些成片的柿子树,像晚归的少年,为这原野平添几分浪漫。飞鸟不见了,动物们也不见了,连脚印都寻不到呢。远处的山峦,隐入云中。寒风不时将地上的雪卷上半空,随风乱舞,打得人脸生疼。风雪是突然停住的,天色也渐渐澄澈,甚至能看到青色的云在涌动了。

依然很冷,我只好路边学着野兔跳,跳了好久的时间,身体才热了,人也有了精神。就在这个时候,只见红日忽的跃出地面,四围红云映射,连照在人脸上的阳光都呈现出红晕,雪野显得浪漫而富有诗意。不久后,太阳升上半空,抖落一身的疲倦,阳光铺在地上,若玉石般晶莹剔透。低头探看,尚无杂声,整个沟野都被白雪覆盖着,而白雪中的沟野,又成为阳光的海洋。

昨日来时,沟里草木枯黄,大地萧瑟,满目荒凉,坐在那些荒草里,心里充满孤寂,甚至想着哭上一场。但一夜过去,风雪给沟野染白了头,万物似乎又苏醒了过来,阳光下的雪野,银光闪闪,好不活泛。下到沟里时,路上还跌倒好几次,但我依然感到快乐。大地是在以另外的方式拥抱我,亲吻我,接受我,并用最温柔的方式,给我讲述那些被埋在雪野深处的忧伤故事。

有一棵小洋槐树,被雪压得歪倒在地,我走上前去,轻蹬几脚,树枝上的雪就全被抖落在地,小洋槐树又重新挺直起腰杆。我对它,咯咯笑了几声,它应该在这洁净的雪野里,寻到童趣了吧。继续往深沟里走时,忽见一只体型肥硕的野兔从一旁跃过,心生激动,不由上前撵去,却不料脚下一滑,顺着一旁的垮坎,滑落下去。衣服里灌满了雪,竟未有痛感。看来这洁白的雪,化作了棉团,融化了所有坚硬的东西。那只野兔早已没影了,我却在那里立了很久。

槐树林下面是块平坦的斜坡,大雪覆盖了上面的野草,只能零星看到一些干草刺出雪层。白雪如玉,闪闪发光。我情不自禁走上前去,躺在雪地里,听着身下的雪,咔嚓作响,心里好不舒坦呢。我丝毫没有了冷意,甚至心生温暖,感觉自己现在就是大地的宠儿,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茫茫雪野,就是我心灵的家,飞禽走兽,就是我的同伴。于是,我半蹲在地,用雪洗净了脸。

十时左右,原上有了吵闹声,大概是孩子们开始在那条缓窄的沟道里滑雪了。阳面的雪,部分已开始消融,草叶也渐渐露出头来,但雪依然很厚。我抓起一把雪,放在掌心,观察融化的过程。似乎雪化得越快,掌心便越温暖。我拍掉身上的雪,开始沿着沟路往回走,不时还转过身,看上几眼。我甚至还哼上了小曲儿,边走边哼,任灿灿阳光在我脸上跳舞。就在我快要走到原上时,听到了枪响,连着两声。大概有人在雪野里捕猎野兔了吧。

老谢

朱俸微

我刚参加工作是在2014年,单位把给老领导订报纸的事儿交我来办。初次接触,感到不屑,心想,现在重要的新闻今日头条全推送了,还能看看视频,谁看报纸?办公室主任也许看到了我脸上的不屑,解释说,报纸送去的不仅仅是新闻,更是让老领导看看自己曾待过的地方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第一个工作任务,我得认真完成。办公室主任推荐了一位邮局的邮递员让我联系。主任说单位跟他已合作多年,十几年来一直找他订报纸。他叫老谢,至于他的名字就没人知道。我就电话联系了老谢,他说下午来单位找我。他大概40多岁,穿着绿色的印有“中国邮政”的大棉袄,大头皮靴,遮住耳朵的帽子,看起来十分笨重,到了暖气充足的办公室,他卸下帽子,拽开口罩,牙咬住手套指尖豪爽地摘掉手套,粗糙不堪的手从兜里取出我发过去的订报信息,

跟我一一核对。七十多号人,我都核对了好几遍了,他只用照订就是,何必再冒着风雪来跟我再核对一遍。他读着每一个地址跟订订报纸的内容,抄着不知哪里的口音一字一句念着,我不耐烦地盯着电脑跟他核对。最后他取出手机跟我算账,说他回去先订报,因为我们是单位,可以先订再付款,接着穿着一层穿穿好自己的保暖装备,只露出眼睛,跟我挥手再见。

我们就这样合作了6年,每年的11月,他准时会给我发微信:美女,今年的报纸还订吗?订的话我来找您!每年他都会那么认真地核对一遍没怎么变动的名单。单位年底事情多,订报纸的事因为有老谢这个专业又细致的邮递员简单了很多,虽然偶尔通话的时候我还是听不懂他的口音,但基本就是让我放心,已经订好投妥这样的话。

今年11月却没见他发微信问我。我心里纳闷,以他的性格,早就该催我了。今早领导发来了任务,要订报纸,我核对完名单后长舒一口气,接下来只需联系老谢,订报,转账,开发票即可。拨通他的电话,许久不接,终于接起,竟然是一位女士。那边主动问:“朱女士好!”我立刻有种不好的感觉,我问:“老谢在吗?”她低沉地回答我:“他人不在了。”“什么时候的事?”“今年五月,脑出血。”那边的女士礼貌性地说着:“老谢在的时候直夸你人好,说你每年都找他订报。”也许是寒暄,我就当老谢真的在家提说过他众多客户里的我吧,我说不出来其他安慰的话,一句节哀便匆匆挂了电话,却坐在那久久地怅然起来。

邮局向我推荐了新的邮递员。事情可以正常推进,而老谢不在了。我翻开我跟他的对话框,都是业务往来的话语,及时提醒我该订报了,及时回复我的信息。我从没见过他夏天的样子,他就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穿着“中国邮政”绿色的大衣,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他不在了,他的岗位立刻有了新的替补。他不在了,订购报纸的人也许不会在意他还是别的邮递员,仍在送来不迟到的报纸。他不在了,他的家人却仍然给他的手机充电,接听响起的电话,像是替他向客户道歉。

我再次想到老谢时,天上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177期)
刊头摄影 阮世喜

乡村旧物

赵丰

泥履

泥履,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,说白了就是“板凳鞋”——一块脚板大小的木头板子,下面钉有四条木腿,将其绑在脚上,行走于泥水之中,如走高跷。

这可不是娱乐的道具,是生活的必需品。秋天雨季到了,村子街道的稀泥积水到了人的小腿肚,没有现在的高筒雨靴,赤脚又怕受凉,要出门就要穿泥履。它用坚硬的槐木做成,板面却形如鞋底,在底面前后两处拉槽凿卯,分别楔上片状带榫头的俩腿儿,侧面看去,如汉字的“丁”字,齿下还有玉米粒大小方形的土钉子头,用来防滑。使用泥履时,脚先穿好鞋,踏在泥履板儿面上,用一条麻绳将脚和泥履绑在一起。穿好后,先在屋子里学习走路,如果踩不稳脚一歪,一个趔趄栽倒在地上,会窝了脚脖。

在屋里走稳了,才敢出门踩泥水,那嘎叽——嘎叽——或者吧嗒——吧嗒——之声都很有趣,但稍不留神,就会一个狗啃屎摔趴在泥巴窝里。

泥履是有历史的,谢灵运、李白、苏东坡、叶绍翁都穿过。到了后来,就纯粹成为百姓使用的物了。

实用性的泥履,鞋与木底常是分体的,一般用小拇指粗的麻绳把鞋绑在木履上。谢灵运穿的木履,就是可拆分临时组装的,也当属于实用型一类。南宋中期的叶绍翁曾在朝廷做官,后隐居钱塘西湖之滨,写下《游园不值》四句诗:“应怜屐齿印苍苔,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后两句人皆尽知,前两句却少为人知。这里的“履”,应该就是泥履,作者应是在雨后天晴,杏花盛开的时候,去一个园林访友,未能进入时的感慨。

小时候,我家也有一双泥履,后来,虽是有雨鞋,但一到雨天祖父还是穿泥履,成为村子里最后一个穿泥履的老人。祖父不在了,泥履被父亲收藏在楼上,我小时总是悄悄地上楼翻出积满尘土的它,体验穿它走路的感觉。参加工作后,我忽然突发奇想,再踩一次泥履。然而,老屋翻修后,那泥履不知身在何处了。长久不用的东西,母亲嫌占地方,总是瞒着父亲扔掉。

泥履,与油布伞、蓑衣、油灯等生活物品一起,镌刻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民生记忆。

木履踩泥水的声响,穿越过漫漫历史长河,终于消失在昨夜清风中,变成一缕遗响。

油灯

油灯的历史可能更长。考古资料上说,迟至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。

早期的灯,类似陶制的盛食器“豆”。“瓦豆谓之登(登)”,上盘下座,中间以柱相连,虽然形制比较简单,却奠定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。此后经青铜时代的洗礼,由于铸造技术的提高,油灯和其他器物一样,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随着青瓷技术的成熟,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。但这种油灯,我只是在电视里见过,大多用于皇宫或者大户人家,而老百姓使用的,则是将豆油或煤油盛在瓷碗或者其他器物里,将麻绳或布条用油浸湿,然后点燃发光。

童年,我和祖母睡在一个土炕上。记忆里最早的油灯,就是祖母炕头的那个豁口的黑瓷碗,半碗煤油,麻绳做的灯捻,晃悠悠地闪光。祖母在纺线,背影和纺车被油灯的光照在上墙上。油碗里的捻线一寸寸短了,祖母就再续一根。我睡着了,她还在纺线,醒来了祖母还在摇着纺车。我黑夜的概念,就是祖母、纺车,以及呛鼻的煤油气息。

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劳动的那段时间,家里地方小,我在生产队的饲养室睡了几年。土炕的上方挂着一个煤油灯,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,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,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、控制灯光的旋钮。夜里,饲养员振明爷要给牲口添草,就卸下玻璃油灯,举着走向放置草料的地方。

秋天,夜里要给苞谷浇水,使用的也是那种玻璃油灯,查看水流是不是跑出了水渠,跑出了苞谷地。

直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,我仍然使用过油灯。第一

年恢复高考,我去乾县师范读书,到了晚上学校规定的下自习时间,教室的灯就熄了,一些好学的学生就点燃自制的油灯读书写字。在墨水瓶的盖上打一个圆孔,将牙膏皮制成的灯芯模插到圆孔里,用布条做灯芯,里边装着的,依然是煤油。一个油灯下,会围着几个学生的脑袋。

草帽

行走在炎热夏日的泥土路上,戴顶草帽再合适不过了。关中入戴的草帽,是用麦秸编织的。编织草帽是个技术活,一般人做不了,麦稍黄了,小镇上的“忙集”就开张了,农夫到集上购农具,买草帽,一家有几个劳力,就得准备几顶草帽。一顶草帽,从收麦戴到秋收,草帽的颜色由黄变黑,它的使命就结束了,很少有把隔年的旧草帽又戴出来的。好在,草帽的价钱极便宜。

夏日的乡村,宛若草帽的河流。高中毕业后,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,我就做了四年农民。第一年收麦时,父亲给我的头顶扣了一顶草帽,我卸下来扔了,说扣个那东西在头上像个啥?父亲知道我的心思:不想一辈子做个农夫。他发着脾气说:你还想上天?农民咋了,这天底下农民一层层,还不照样一辈辈!

就这样,我极不情愿地第一次戴上了草帽。父亲端详着我说:看看,这下才像个割麦的了。

握着镰跟着父亲下了地,地头一片片金黄的草帽,与等待收割的麦子一个颜色。我四下里观望,没有一个光着头颅的。那时还是生产队,男男女女数十人集中在一片地里,弯腰,草帽晃动,麦子成片地倒下。

那顶草帽,陪着我从夏到秋。夏日的雨说来便来,这草帽霎时便从遮阳转为遮雨,大汗淋漓时我用它扇风,干活歇息时他又成了我屁股下的坐垫。秋日雨多,出门时必须抓一顶草帽扣在头上,拾棉花,掰苞谷棒、拉苞谷秆……风风雨雨的,都绕着它远去。

看电视剧,一项皇冠显现,便是皇帝驾到;一顶乌纱帽下,无疑是古代官员的脸;佩戴礼帽者,不是文化人便是商人;而一顶顶草帽,便是农夫的形象。

土炕

北方的乡下,土炕便是人们的窝。有句乡谚很形象:“一个老牛没脖子,一家老小都驮上。”把土炕比作老牛,这很贴切。

一座土坯房建起来,首先要建造土炕,我们这儿叫“盘炕”,土坯立起炕柱,用稀泥、麦秸做成的炕坯为盖,外部用泥土封实,然后从炕洞门里塞进柴火,点燃烘干,铺上席子和被子。那时,很少人家有褥子,夏天还好说,冬春季节就要每天用柴火烧炕了,家乡人很少用土炕这个称呼的,一概称之为“烧炕”。

土炕盘好后,下来就是建造锅头,锅头是连着土炕的,做饭时的火焰,也就扑进了炕底下,同时起到了烧炕的作用。冬天,地里没有多少活,一家人就拥挤在土炕上,饭做好了,炕中间摆个小方桌,一家人围着吃饭。有时邻居来串门,女人们在土炕上纳鞋底,做针线活,老婆老汉们在上边玩纸牌。后来兴起打麻将,方桌上摆牌,男人玩,女人在自家男人身后看,边看边指责丈夫,你打的什么臭牌!

这幸福的土炕!

土炕一般三四年就要拆了换新,那时化肥紧缺,经过烟熏火烤,炕上黑油油的,其中含有钾,属于速效肥,乡下人把它敲碎,给苞谷旱烟作追肥。用它的肥生长出来的苞谷,棒子大颗粒满,旱烟则叶厚味浓。换新炕都是在八月,一则是做追肥的时节,二则此时天热炕干得快。

土炕的历史,少说也有上千年了。如无怨无悔的老牛,驮着北方农人的生活。

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,土炕在我的家乡都换成了床。土炕毕竟不卫生,烧起来麻烦,电费不贵,在床上铺条电褥子,或者使用热宝。有的村子通了天然气,电褥子、热宝也都成了历史。

但依然有人在怀念着土炕的日子,暖暖活活的一家人,热热闹闹的邻居们,现在的床啊,一整天都是冷冷清清的啊!这日子,过的是越来越没滋味了啊。